

成为编剧

TO BE A PLAYWRIGHT

Janet Neipris

[美] 珍妮特·耐普瑞斯 著

秦娜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成为编剧

HOW TO BE A PLAYWRITER

[美] 珍妮特·耐普瑞斯 著

秦娜 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为编剧 / 珍妮特·耐普瑞斯著; 秦娜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106-04589-0

I. ①成… II. ①珍… ②秦… III. ①编剧—研究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963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字: 01-2014-5739

责任编辑: 孙维维 程楠

封面设计: 春香

版式设计: 杲杲

责任校对: 乾风

责任印制: 张玉民

成为编剧

[美] 珍妮特·耐普瑞斯 著

秦娜 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 8.375 字数 /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589-0 / I · 1126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 致谢 / 1
- 简介 / 3
- 1** 成功剧作家的 12 个习惯 / 15
- 2** 自己的空间 / 29
- 3** 写作创作中的 50 问 / 39
- 4** 人物形象 / 47
- 5** 对话：人物和我们交谈的方式 / 59
- 6** 地点：剧本创作的手段 / 73
- 7** 结局 / 83
- 8** 改写 / 115
- 9** 日记 / 141
- 10** 剧作《小代表团》的形成：从北京到家 / 147
- 11** 从事实和虚构中改编 / 183
- 12** 剧本写作的行为准则：我所知道的事实 / 205
- 13** 批评 / 213
- 14** 剧作家的教育 / 219
- 15** 他们告诉我的：写作的建议和其他不足 / 227
- 16** 成为一名剧作家 / 249

在这里，我想感谢蒂娜·豪尔 (Tina Howe)、芭芭拉·格林博尔 (Barbara Greenberg)、莫妮卡·霍姆斯 (Monica Holmes)、利兹迪格斯 (Liz·Diggs)、伊丽莎白 Poliner (Elizabeth Poliner)、玛丽·罗维·斯曼 (Mary Low Weisman)、理查德·罗德 (Richard Rhodes)、马克雷·洪德 (Mark Ravenhill)、理查德·威斯利 (Richard Wesley)、伦恩·詹金 (Len Jenkin)、嘉里·加里森 (Gary Garrison)、莱斯利·李 (Leslie Lee)、诺曼·利维 (Norman Levy)、杰克·帕克 (Jackie Park)、帕里·希拉济 (Pari Shirazi)、马克·迪克曼 (Mark Dickerman)、理查德·沃尔特 (Richard Walter)、伊斯雷尔·霍罗威茨 (Israel Horowitz)、迈拉·阿普尔顿 (Myra Appleton)、阿朗佐·戴维斯 (Alonzo Davis)、吉姆·霍顿 (Jim Houghton)、塞尔达·菲辛德勒 (Zelda Fischandler)、苏西·格雷姆-阿德里亚尼 (Suzy Graham-Adriani)、基普·吉尔德 (Kip Gould)、朱迪斯·约翰逊 (Judith Johnson)、赖尔尼·莱弗里 (Bryony Lavery)、陈世珍 (Shi-zhen Chen)、维克多·雷拉多 (Victor Lodato)、杰克·甲斐 (Jackie Jaffee)、吉安娜·切利 (Gianna Celli)、卡罗尔洛·卡莫拉 (Carol Rocamora)、苏珊·爱因霍恩 (Susan Einhorn)、扎克·尤多科 (Zach Udco)、

左哈·图尔 (Zohar Tzur)、丽塔和波顿 (Rita and Burton)、哥德尔 (Goldberg)、大卫·奥本海姆院长 (David Oppenheim)、玛丽·施密特-坎贝尔院长 (Mary Schmidt-Campbell)、大卫·芬妮院长 (David Finney)、马修萨托利·厄姆院长 (Matthew Santirocco)、荣休·杰伊·奥利瓦校长 (Emeritus Jay Oliva)、朱迪斯·艾维 (Judith Ivey)、福瑞达·沈 (Freda FohShen)、伊迪斯·米尔顿 (Edith Milton)、我的助理贝斯·比格莱尔 (Beth Bigler)、波西亚·克格里 (Portia Krieger) 和帕特里夏·麦克拉弗林 (Patricia MacLaughlin)、我的经纪人谢尔丽·安德鲁斯 (Cheryl Andrews)、编辑比尔·杰克·马诺 (Bill Germano) 和维斯勒弗雷德克里 (Frederick Veith), 国家艺术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纽约大学研究资助, 弗吉尼亚州的创意艺术中心, 我的女儿卡洛琳、辛西娅和艾伦, 我的丈夫多纳尔维利, 以及所有给过我信任和支持的人——埃利奥特·诺顿 (Elliot Norton), 斯图尔特·布朗 (Stuart Browne), 维纳布尔·赫恩登 (Venable Herndon), 拉里·马库斯 (Larry Marcus), 查理 (Charlie Purpura), 黛布拉·詹姆斯 (Debra James), 夏娃·梅里亚姆 (Eve Merriam)。

我成长的地方是一个木制的三层房子，距离周围的邻居有几公里。房子有前后门廊、地窖、邮筒院子以及后巷。我们的邻居是格拉纳夫人 (Mrs.Galarnaux)，一位卖墓地的女士。在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地里，在我成长的地方，特定的时间里，我的邻居就会成为街区后四个坟场的核心人物。一大早乐队就在街角汇集，摆弄乐器，进行热身，这时格拉纳夫人会摆出花圈和蓝色天竺葵制成的花篮，而她的两个儿子则将墓碑清理一番，并期待着人们前来纪念他们逝去的亲人。

与此同时，军人们也向此处汇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国外战争退伍军人、犹太人退役军人（我父亲曾作为这支军队的将领，统率该军很多年），也有意大利的童子军、从圣地安哥拉天主教赶来的乐队、消防部门，以及埋葬在这里的士兵们的亲属，这包括了妇女、儿童、战士、警察、狗，一切准备就绪。二战后，这也是被看作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们的邻居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移民，有刚加入的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家庭，他们都希望孩子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更加的美国化。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教育是一条很不错的道路。因此对于这里可以催生伦纳德·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演员罗纳德莫尼类(他的父亲曾经在我父亲工作的鞋店旁开了一家理发店)、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企业家、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被鼓励拥有梦想,并希望我们可以驾驭着自己的梦想,冲破周边束缚,在更广阔的世界翱翔。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居住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有别于我们的父母。

流行电影的年代里,词曲家迪克·海默斯(Dick Haymes)和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通过上门售卖的方式推销他们的作品,如《我的蓝色天堂》。在这些电影里,主人公变得富有,得到或失去女孩,在经历一段痛苦后,重新赢得女孩儿的心,并发誓绝不再让她离去。那个周六的下午,我坐在东方剧院的下面,看着他们弹钢琴,创作音乐,也开始幻想,我何时才可以像他们那样创作歌曲和故事。

街头新开的那家马特潘(Mattapan)免费图书馆是一件大事。围墙全部是用书卷堆积而成,真的如它的名字一样,图书全部是免费的。在那些处处受限的时光里,“免费”是一个很神奇的词语。图书馆内的儿童房全部是新的木质圆桌和小椅子。与那些喧闹的街边相比,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你走进自己世界的地方。

图书馆对我的启蒙源于每周六的故事会时间,谢天谢地,这个是在我最喜欢的那档节目之后开始。故事会的时候,图书馆馆员就会坐在椅子上,我们这些听故事的围绕着她坐在地板

上。每次都会讲两个故事，而且还在期间配图讲解。讲完故事，还要做个小游戏，让小朋友们猜她心里所想的那个数字，猜得最接近的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借走2周的时间。每次她说是几就是几，没有人怀疑过。比如她想的是9，而你刚好猜到了9或者最接近，那么你就胜利了。那个时候能把书带走并放在床头阅读，是一个让旁人很羡慕的事情，还会因此赢得尊重。

我最喜欢的就是传记类的书籍，通过阅读这些书，我感觉自己就是穿梭在那些著名作曲家的生活轨迹中——莫扎特、贝多芬、海顿、门德尔松，更梦想着可以像他们一样进行音乐的创作。和所有同龄女孩子一样，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我也开始接触苏·巴顿(Sue Barton)的关于护士的系列故事；怎奈，我更喜欢的还是佩格的系列故事，有佩格在华盛顿，佩格在伦敦，佩格的新闻。回忆过去，我才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作家之梦就已经开始萌芽并发展。

我们家里只有三本书：父亲一本，母亲一本，第三本则是祖上传下来的一首诗歌集。此外我父亲还有一本奥德里斯·赫胥黎的文集《点对点》，我都不知道这本书是如何到我父亲手上的，连我母亲也抱怨，说没看到他看过这本书，可是我父亲却坚称这是他最爱的一本书。这本书一直被完好保存在父母卧室的那个玻璃柜里。我母亲的那本书，其实是一本小而发黄的《鲁拜集》诗歌，开篇这样写道：

致我的最爱

和乐充满了整个夜晚，

这一天会被感染，

就像阿拉伯人收起了帐篷，

然后悄悄离去。

书页是镀金的，被我母亲收在了抽屉里，我始终不知道这本书是谁送的，也偶尔听母亲提到过，这本书是那个本该娶她的男人送的，他带着她去音乐会、剧院，并引导她成为诗人，仅此而已。第三本书是长方形的，有些泛黄，还有一个封面。在《诗 101 首》文集中，每首诗都配了一幅图片，高中时我就已经可以完整地背下每一首诗了。书里收录了所有的经典诗歌，从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水仙》到惠特曼 (Walt Whitman) 的《船长，我的船长》，再到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的《儿童时光》，还有鲁德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的《古庙战茄声》。我发现我对女诗人更感兴趣，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埃德娜·文森特·默蕾 (Edna St. Vincent Millay)，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后来我为罗克斯伯里纪念中学编写年报，想为每个毕业的女生写一句评论，有趣的是，我想要写的内容都可以在这本诗歌集中找到。

成为编剧

我从未幻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家庭传统的教育模式一直束缚着我仅仅从事着传统的文秘工作。直到后来，当我被波士顿拉丁女校录取后，家里人开始阻挠我继续求学。做白日梦是很愚蠢的。这让我想起了在罗克斯伯里纪念中学读书时的状态，过分追求经济方面的小阔，而不停地从事打字、缝纫、图书管理和幼儿托管工作。

但是写作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有一种想要讲故事的欲望。

我改编的第一部舞台剧是《小妇人》，剧中我扮演了所有的角色。演出就在我家的门廊。为了提高效果，我从做保姆赚得的钱里拿出了 25 美分，收买了邻家的小孩儿，让他们来观看表演。

再后来索菲亚·帕姆小姐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是高二时候的英文老师，同时她还在每年的 4 月用水仙花来纪念莎士比亚的诞辰日。她鼓励写作，尽管她同时在大学和职高教书，她对每个班级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即创作 10 篇原创小故事、20 首原创诗歌，阅读 20 本经典著作。思想教育很重要。

第一次完成了一个小故事后，我被帕姆老师请去谈话。在她仔细询问了我目前的状况，以及了解到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时，她鼓励我申请读大学继续深造。当她了解到我家庭的真实情况后，还是决定和我的父母聊聊。坦白讲，我不确定她是否与我的父母见了面，但是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下，那年暑假我参加了系统的学习，完成了文化课知识的补充，并积极为申请大学做

准备，此外，我仍然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在一个医院图书馆做兼职管理员，以便赚取足够的钱。

每一位作家都有这样的故事：碰到一个可以发现自身才能的老师，并受到老师的鼓励，最终实现理想。索菲亚小姐和我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很多年来都有联系，每年的圣诞节期间还会互寄贺卡来互相问候。直到某年她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圣诞卡片。毫无疑问，索菲亚就是我生命中的伯乐，正确地指引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由于前期忙于赚钱和生计，浪费了很多时间，还错过了不少入学考试前的模拟训练，为此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大量地学习和练习，也只和学习好的男生约会，为的是能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这些男孩子的梦想是哈佛大学那样的名校，最主要的是他们也愿意和我分享各种学习经验和心得。周六的晚上都被我用来练习多选题和反义词相关的题目。

第二年的春天，我被塔夫斯大学录取，同时获得全额奖学金以及来自波士顿妇女协会的资助，也开始了我的工作学习生活。那时候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是住校的，走读是一件卑微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都将开始大学生活。我主修的课程是英语文学和哲学，还计划利用课余时间读完图书馆的所有藏书。在学校里，我唯一上过的一门关于写作的课程是约翰·霍姆斯教的，他也鼓励我，并期待着有一天我成为职业作家。与此同时，由

于家里经济负担过重，我不得不每周工作 20 个小时，过去的很多年，父亲受心脏病的影响，多次停工住院。即便这样，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父亲仍因为病重而离开了我，突然之间，我的整个世界就崩溃了，能否顺利地再回到学校更是未知。无论从情感上或经济上，家里都更需要我。

记得那年的春天，我在塔夫斯教堂听见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有走的路》后，忽然意识到：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待在家里，我将永远走不出这个地方，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回到大学继续学习，但是这之前必须要得到家里的理解和同意。也正是因此，我才可以得到妇女奖学金协会给予的支持和自助。

当其他学生都是父母开车送来时，我却是一个人拖着一只行李箱，乘坐公交车来到学校，并住进了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

与此同时，我对家里承诺，将每周末在医院图书馆打工赚的钱的一半无偿资助给家里，每个晚上我都会按照惯例给妈妈打很长时间的电话，直到她挂了电话。

但是这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这些日子我所经历的一切磨炼了我坚定的意志和耐性，为日后写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无论你有怎样的才华，婚姻都是必经之路。于我而言也是一样的。大学一年级我就结婚了，快毕业的时候又刚好怀孕了，接下来的若干年，为了养育三个年幼的女儿，我的生活始终是忙忙碌碌，无法停歇。

我可不擅长在家烘焙甜点，因此为女儿们的学校写假期儿童表演剧就成了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第一个小剧目其实是源于波士顿公园公寓，内容是关于一条龙。一个艺术家制作了剧中的所有木偶角色，孩子们带着这些道具在波士顿的各个广场进行表演。剧中的主要场景为暴风雪，为此我的女儿们站在高椅子上撒肥皂雪，以期将整个舞台布置得更逼真。我还写过一部名为 *The folks at Pigeon Creek* 的剧本，用以庆祝林肯的生日。有一年《小妇人》也被我改编成了适合小学的剧目，并配上了原创音乐。

当我再次获得妇女奖学金协会资助的时候，女儿们都已经长大了，同时会为她们做一些义务工作。在她们 15 岁成人礼的时候，她们希望我可以就获得资助并最终成功为主题，在学校进行演讲，也可以肯定和鼓励她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当然，她们也因此更好地了解了我上大学就成为作家的经历和感受。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奋发图强，在 Radcliff' Schlessinger 图书馆进行音乐方面的研究，结合妇女受教育的历史，创作出了钢琴曲《记忆时光》，该曲目于 1967 年春天在波士顿的希尔顿酒店播出。

那天在观众席里，有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埃利奥特·诺顿 (Elliot Norton) 先生。音乐过后，他将就美国戏剧进行主题演讲。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演讲的热情及简洁质朴的装束都被他那高贵的气质和风度所掩盖。他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和尊

敬的戏剧评论家之一，去世的时候整整一百岁。

临近结束时，诺顿先生找到我，并希望我第二天可以到他位于波士顿大学校园内的办公室找他。作为戏剧系的一位指导老师，他做事雷厉风行不拖沓。因此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直接表明了他想收我做学生的念头。当我明确表明没有支付学费的能力时，他则暂时忽略了这个念头。他十分肯定我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这点。无论如何，他希望我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创作更好的作品。以大屠杀幸存者的第25次统一为历史背景，在诺顿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第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作品《再次唤醒的大鼠》，这个题目源于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的小说《鼠疫》的最后一章：乔伊受到了威胁，鼠疫细菌并没有消失或灭亡，它可以潜伏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它们再次被唤醒，并将死亡传递给这座快乐的城市。

诺顿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第一稿完成后我就准备上交，但是他严肃而认真地告诉我说，这才是过程的开始。在经历了6次反复修改后，我的作品内容已经相当不错，可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我都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了。正是凭借这个作品，38岁那年，已是三个孩子妈妈的我申请了布兰迪斯大学戏剧系的戏剧创作专业。要知道在每年仅录取三个人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录取，取而代之，我都甚至开始计划选修教育专业的课程，为以后成为一名英语老师而做准备。但是就在那一

年的春天，我正式被布兰迪斯大学录取。

近年来，我和芭芭拉·格林伯格一起合作，为她创作儿童剧创作音乐，剧名叫《杰瑞和思考机》。参与创作的还有加拉格尔、克雷格·诺娃、罗瑟琳·布朗、鲍勃·哈斯、史蒂夫·多宾斯和其他人。这部剧的创作得到了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作家的支持和帮助。

后来，在我和戈达德离婚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剧作家，经济和生活带来的压力是巨大和不可逾越的，也是难以克服的。而且这对还在上学的两个女儿（一个在鲍登学院，另一个在塔夫茨大学）都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不能为她们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坦白说，那时候我很绝望。我有一个邻居是塔夫茨大学英语系老师，我曾经在一次聚会上见过他。为了解决当下的危机，我骑车穿过几条街区去找他，刚好那个时候系里有一位老师离职，于是我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

于是从那时起，女儿们就决定帮我提升语法，因为语法不是我的强项。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一直工作了三年多。我热爱教学，也擅长教书，当纽约大学正组建艺术系的戏剧创作专业时，我再一次被命运垂青，成为了一名老师。后来我们搬到了纽约，也在那里遇见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唐纳德。现在我住在乡村，教教书，更多的时候是一名作家。

有一年院里任命我为临时负责人时，我倒不是担心职责，只不过过多且烦琐的行政事务无疑会影响我的创作，占用写作

时间。不过好在也仅仅是一个学期而已。同样，我决定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进行写作创作，以打破写作和教书不能同时进行的谬论。做妈妈的这些年，无疑练就了我的多面性以及专注不同事物的能力。

学校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找寻后，还是决定让我正式担任院系负责人。梯西艺术学院的院长大卫·奥本海姆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我的丈夫抱怨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邀请你吃午餐，然后告诉你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记得那天要了水果沙拉，但却没有人动。因此奥本海姆院长还欠我一顿午餐呢。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刚刚成立的戏剧系的，我愿意安排课外活动，雇佣教员，录取学生，也愿意构思一部戏剧，以及其他一切的可能为这个新学院贡献的内容。作为系主任，我们的努力是可以带来影响和变化的。而且我确定戏剧作家教育的三个影响因素是：教员、活动安排和学生。换言之，谁来教，教什么，以及谁来学。

18年后，一个培养戏剧写作人才的院系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我们的教学人员包括了舞台剧和荧屏剧目的主要创作人，我们的学生遍布全球，我们的课程涉及了剧本创作领域的各个内容，异常丰富。这些都将从根本上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的毕业生包括：乔治·伍尔夫，肯洛那根，尼尔特拉布特，克里斯·西恩，菲利普·斯纳格，希瑟·麦当劳，道格莱特，